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四回 花振芳求任爺巧作冰人

且說王倫同賀世賴又看巴虎玩了一回鞭，王倫方纔歡喜，道：“此兩套比那賣賽並軟索更覺壯觀，憑他多少銀子，明日分文不少了他的。老賀你說是也不是？”賀世賴帶笑而應。正看熱鬧之間，忽然把戲場子散了，見那老兒同那一眾男女，俱上對過亭子內去坐下。王倫叫道：“王能那裏？王能那裏？”連叫幾聲，無人答應。賀世賴知他是要問此情由，諒來隱瞞不住，乃問道：“大爺叫王能何幹？”王倫說道：“那玩把戲的，祇會這兩套不成？我叫他盡數全玩，怎麼就散了場子？你看那些玩把戲的男女，又都上對過亭子內去了，坐著相談，令我心中大不明白。我叫王能來問：還是未分付他盡數全玩？還是祇會這兩套武藝？如果祇會這兩套就罷了，倘然還有，這般不肯全玩，又屈奉他人，我如今是不但不把銀子與他，還要送官究治！”賀世賴祇是忍不住笑道：“大爺不把銀子與他，他原不敢來要大爺的銀子。”王倫道：“難道他竟不敢向我要銀子麼？”賀世賴道：“非是不敢要也。大爺，你道方纔刺槍、舞鞭是誰家玩的？”王倫道：“是我叫王能他們四個人叫他們來玩的。”賀世賴道：“此刻好叫大爺得知。”遂將王能叫他們之事一一說明白。“是門下之意，叫他瞞過大爺，講：他玩，我們也看得見，我們且樂得省幾兩銀子，何必與他們爭奪，惹得生閑氣！”從頭至尾說出情由，訴了一遍，把個王倫氣得目瞪口呆，半日說不出話來，罵道：“大膽匹夫！氣殺我也！況你不是別個，乃遊擊之子，就敢如此大膽欺我，即今現任提督軍門，在我面前也不敢放肆。”分付抬合的、挑擔子的，並馬夫、轎夫以及跟隨的家人：“一齊過去，將那對過亭子內，不論男女與我痛打一頓，方出我胸中之氣。”賀世賴連忙攔住，道：“大爺，你請息雷霆大怒，听門下講來，你大爺得知那任正千、駱宏勛二人利害，莫說今日跟隨來的這幾個人，就是連家中那些教習盡數叫來，也未必是他家人余謙的對手。”王倫道：“這般說來，難道今日我就白白受他欺壓罷了？”賀世賴道：“大爺，你今听見說道：江山尚有相逢日，為人豈無對頭時。日月甚長著哩！氣力不能勝他，則以智謀可也。豈有白受他一番欺壓的道理！”王倫道：“此乃後事，為今之計當何如也？”賀世賴道：“為今之計，據門下想來，祇有兩個字甚好。”王倫道：“請問兩個什麼字？”賀世賴道：“無有別法，祇‘走’字上加一個‘偷’字。”王倫冷笑道：“彼丈夫也，我丈夫也，吾何畏彼哉？老賀！何欺我太甚？今彼欺我，我不與他較量，已見我寬宏大度。明白回去，難道也把我吃了？加個‘偷’字，何怯之極！”賀世賴道：“大爺有所不知，今日之偷走，非是懼彼也，實愧於外亭觀望之人耳！大爺喚來之人，反被余謙生生奪去，大爺竟置之不問，忙忙躲避走了。知者，是大爺寬宏大量；不知者，以為現任吏部尚書公子反怕那死後遊擊將軍的兒子。門下叫大爺偷走者，正是顧全了大爺體面，保了老爺的聲勢，門下何敢渺視大爺？”賀世賴一席話，說得王大爺心中痛快。遂分付家人：“我此刻欲與賀相公先行一步，你們牽馬抬轎，慢慢隨後來吧！”王倫同了賀世賴自亭子後邊一條小路悄悄而去，家人收拾合擔、轎馬，陸續而走，自不必說了。

再言那對過亭子內，花振芳一眾人談了一回槍刀劍戟，論了一回鞭錘抓拑，無一不精其妙。任大爺與駱大爺心悅誠服，同飲至將晚，那花振芳一眾之人告辭回下處，駱大爺等亦坐轎馬入城而去。駱宏勛因心裏有事，到底不肯大飲酒。任正千被花振芳談論槍棒入妙，遂開懷暢飲了幾杯，不覺大醉，及至家中，天已晚矣，把桃花塢駱宏勛大叫之事已盡忘了，駱大爺也就隱而不言。二人別過，各自歸房安歇不提。

次日早旦清晨，各自起身，梳洗已畢，同在客廳。任正千向駱宏勛說道：“昨日所會的那花老兒，真個般般入妙，件件皆精，誠名不愧實也。”駱宏勛道：“正是呢，不但花老難比，連巴氏弟兄亦當世之英雄。”正談論間，門上人進來稟道：“啟上大爺：門外來了五個男子、兩個女子，還有十數個扛包袱的，口稱是山東人氏，姓花，特來拜謁。”任、駱二位相公聞言，連忙整衣出迎。任正千又分付家人：“快請大娘出來，迎接女客。”於是，賀氏大娘出來將花奶奶並碧蓮姑娘迎進後堂不提。

且說任正千將花老兒並巴氏弟兄請至客堂，行禮已畢，分賓主而坐。花老兒道：“昨日桃花塢相見，今特造府，一則進謁，二則拜謝。”任正千道：“方纔與世弟談及賢妻舅之英雄，正欲往貴寓奉拜，不意大駕已光寒舍，何以克當！”花老叫那扛包袱的，又將包裹送上廳來，大小共有數包。花老向任大爺、駱大爺二人說道：“此物乃敝處之土產，幾包小棗，幾包回餅，幾包繭羅，權為贄見之禮，望乞笑納。”任正千、駱宏勛欠身道：“光降寒門，已蓬華生輝，安敢受此大禮？”花老道：“此皆自家土產，何為禮雲。若不收留，是見外了，在下即便告別。”任正千道：“既如此說，祇得謹領了。”遂叫人搬運後邊，又向花老等謝過，遂分付家人們擺酒。不一時，客廳之上擺設兩席：東席上，花振芳、巴龍、巴豹，任正千奉陪；西席上，巴虎、巴彪，駱宏勛奉陪。花奶奶、碧蓮姑娘，後邊自有駱太太、賀大娘款待。

且表席上酒過數巡，肴上幾品，花老兒邀任正千至天井中，說道：“在下有一言奉告，不好同駱公子言之，故邀任大爺出來奉告。不識任大爺可肯代在下玉成否？”任正千道：“請道其詳。”花振芳道：“在下老夫妻年近六旬，祇有小女一人，自幼頗讀詩書，稍通槍棒。小女立志不嫁庸俗，願侍巾櫛於英雄；年交一十六歲，尚未許人。今日老夫帶他周遊各州府縣，以把戲為名，實擇婿也。所遊地方甚多，總未相成一人。昨日在桃花塢，幸蒙不棄，得瞻大駕同令世弟駱公子。在下看駱大爺青年氣相非常人可比。在下稍有家私，情願陪嫁小女金銀二十萬，意欲煩任大爺代我小女作媒，不知任大爺俯就否？”任大爺道：“常言：君子有成人之美。晚生素昔最好玉成其事。但我久知世弟早已聘過，聞得是貴州總兵家小姐姓桂名鳳蕭。”花振芳聞得聘過，負卻今時一會，莫慰女兒之望。因思：古之人一夫二婦者甚多；今之人三妻四妾亦復不少。女兒既願托絳羅於駱公子，豈緣側室而見恨乎？因說道：“古之人一夫二婦者甚多，今之人三妻四妾亦復不少。既駱大爺已經聘過，小女願為側室，望乞幫襯一二。”任正千道：“這個或者領教。且請入席，待我同駱世弟言之。”二人遂又入坐。不多時，任大爺將駱大爺邀出外面，將花老之言說了一遍。駱宏勛道：“豈有此理！我已聘過，那有再聘之理；若側室之說，亦未有正室未曾完姻，而先立側室之理。況孝服在身，亦不敢言及婚姻之事，煩世兄善為我辭焉！”二人遂又入坐飲酒。任正千又將花老請出，將駱宏勛之言又訴了一遍。花振芳見親事不妥，遂無心飲酒。又入坐飲了兩杯，即同巴氏兄弟站起身來告辭。任正千、駱宏勛諄諄款留，花老哪裏肯坐。花奶奶知前面散席，也同碧蓮辭過駱太太、賀氏大娘走出來。男女均於大門會齊。奶奶便問：“事體如何？”花老道：“事不諧矣！”任、駱送出大門，一拱而別。

花老同眾人仍由原路出西門，回寓處而來。到得店門，祇听天井中嚷道：“我們是日出時就來，直等到日中還不見回來。回去了又要受主人責罵了。總是這店主人這狗才壞我們的事。我們來時，就該說不得回來，有別事一時不能便回，我們就不等到這早晚了。我們先把店主人打一頓，方消我們之氣。”門中有個人解勸道：“你們眾位不必著急，常言道：‘不怕晚了，祇怕事不成。’天還早哩。就是上燈時也將他等了纔去。”正嚷之間，店主人抬頭一看，見花老走進門來，道念一聲：“阿彌陀佛！救命王菩薩回來了。”祇因這一聲，直叫：三九公子狠心喪心，二八佳人耀武揚威。畢竟不知店內因何吵鬧，且听下回分解。